

■ 百姓故事

"女大车"的千里姻缘

■ 陈慈林

薛萍,因为是长三角铁路首位轨道车女司机,前番被各路媒体争相报道了一阵。去年国庆她披上了婚纱,丈夫吴学民也是轨道车司机,两人曾是同班同学,但相知相恋直到踏进婚姻殿堂却颇具戏剧性。

薛萍与小吴曾就读于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,全班56人,籍贯遍及全国。小薛来自陕西渭南农村,小吴来自甘肃白银。薛萍娇小玲珑坐在第一排,小吴高大魁梧坐在最后排。在校三年,小薛课余时间到超市理货、餐饮店跑堂,以勤工俭学减轻家庭负担,不但没拿过家里一分钱,还能经常给父母捎点小礼品。因为与小吴交往不多,只记住了名字和模糊的身影。小吴心里虽留下小师妹的情影,但8比1的男

女生比例,使他缺乏表达情愫的勇气。

2016年6月毕业,小吴就业于离家较近的兰州西工务段,小薛入职于上海铁路局集团公司杭州工务段,两人遥隔2000多公里。总以为天南地北的距离,再次相遇的机会应该不会太多,谁知冥冥之中已被“月老”系上了“红绳”,为两人系上“红绳”的“月老”,是国铁集团举办的高铁轨道车司机理论培训班。

轨道车是铁路部门运送维修人员和器材的专用车辆,因行驶在铁道上,也被人称作火车。轨道车司机都是男性,鲜见女性。业内尊称火车司机为“大车”,薛萍获得司机资格后,也被同事戏称为“女大车”。

薛萍说,如果自己不想考轨道车司机,就没有机会与小吴重逢进而喜结良缘,考

司机和结良缘都堪称机缘巧合。

她大学所学专业,本该就业于地铁部门,毕业时却来到杭州铁路。分配岗位时,因是新职工中唯一轨道交通工程专业的,就被分配到运输车间,成为轨道车吊机操纵手。当薛萍申请考轨道车司机时,车间领导颇感惊诧:长三角铁路乃至全国铁路貌似还没有轨道车女司机呢。禁不住薛萍再三请求,车间指派技术最精湛的王工长当了她的师傅。

想瘦身高不足1.6米、体重不到百斤的萌妹子,驾驶自重数十吨的重型轨道车,拉着几百吨货物,驰骋在千里铁道线上,景象倒是很拉风,但获得国铁集团颁发的司机证却异常艰难。

开启考证之路时,薛萍才明白领导劝阻她的苦心:要对繁复的轨道车构造理论,

密如蛛网的电路、油路、空气制动管路图都得了如指掌;要将数百条、十几万字的《铁路技术规程》《铁路行车规程》和其他安全规章烂熟于心、灵活运用,并非易事。难怪轨道车司机考试合格率仅过半,女司机更是凤毛麟角。

学习理论虽有困难,刻苦用功尚能克服。实际驾驶机车的难度却更令人怵头:驾驶室的各种设施都是根据男性特征设计,把座椅调节到极点,后背衬上师傅为她特制的靠垫,薛萍方勉强触及离合器,却因力气小踩不到位,去健身房健身三个月才达到要求。经王师傅两年多精心传授、本人刻苦努力,2018年4月,她终于考上普速铁路轨道车司机,是当年全国3600多名应考人员中唯一的女性。2020年8月,她凭借女性的细腻和认真,在全段轨道车司机职业技能竞

赛中,以优异成绩获得个人全能第二名。

为了晋升高铁轨道车司机资格,2019年底她来到武汉培训基地,邂逅了分别三年多的老同学吴学民。曾经的同窗、如今的同行,又因相似的饮食偏好,迅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。上课相伴、就餐同桌,课余时间相互切磋、校园内散步抒怀。两人都感觉到,短短三周,心灵的融合远超过当初窗三年,两颗年轻的心擦出了爱的火花。

网络帮助这对恋人跨越2000多公里的空间障碍,使感情不断升温。2020年国庆节,两人在获得高铁轨道车司机资格的同时,薛萍披上婚纱,与小吴并肩步入婚姻殿堂,实现了事业、爱情双丰收。

春华秋实,小夫妻最近有了爱情的结晶,到新婚周年之际,一个新的生命将成为幸福家庭的新成员。



晨曦 李海波 摄

■ 微型小说

还是我下岗吧

■ 余瀛

“张好股,你好歹也是一个车间主任,怎么就把自己弄下岗呢?”张好股的妻子林娟,喋喋不休地数落起来。

“前年,你身为车间主任,因工作任务完成得好,单位要提拔你当部门经理,你却说什么让年轻人上,自己就喜欢基层工作。去年,你们车间被评为安全生产模范科室,你可享受招一名工人的权力,你可倒好,居然说我不行,把王大婶安排进了车间。而这一

次,单位裁员,你的车间有50多名工人,你居然将下岗名额分给自己!你不为自己着想,也得为孩子和我着想啊……”林娟说着说着已是泣不成声。

“娟啊,你不要生气,我有技术,我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!只是……”张好股说。

“你在单位已工作15年,年龄也不小了,你到哪儿去找工作啊?我就不明白了,你那脑壳里装的是豆腐渣吗?”林娟指着张好股的脑袋,气得浑身发抖。

“娟,你要相信你老公。我手

头有技术,活人总不会被尿憋死!”张好股安慰着林娟。

“是,你能,我看你怎么找工作?”妻子斜着眼面向张好股。

“娟,你想想,如果按硬条件,王大婶肯定下岗。她下了岗,一家人怎么办?”张好股扳着林娟的肩膀说。

“王大婶,你心里怎么只有那个王大婶!”林娟越说越气。

张好股深情道:“我是个孤儿,吃百家饭长大,在王大婶家吃得最多了。我不帮她,谁帮她?”

■ 思绪点滴

对一块美丽琥珀的思索

■ 卢江良

有一天,在微信群看到一幅图片,那是一块黄绿色的琥珀。因为并非实物,无法悉知其质地是否坚密;但无裂纹和色彩鲜艳,通过图片便一目了然;更难能可贵的是,整块琥珀透明度极高,并含数只个体蛮大的昆虫遗体。根据以前对琥珀的粗略了解,这应该是一块名贵的琥珀,而且还非常美丽。然而,细观之下,发现那些昆虫挣扎的形状,内心滋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窒息感。

由此,想到“点翠”。这里的“翠”,即“翠鸟之羽”。“点翠”,是一种工艺,要先用金或镏金的金属做成不同图案的底座,再把翠鸟背部亮丽的羽毛镶嵌其上,从而制成各种首饰器物。那“翠”从何而来?《珠翠光华》一书中说:“用小剪子剪下活翠鸟脖子周围的羽毛。”显然,取“翠”不必杀鸟取羽,但对其造成的伤害无法估量——据说,被取“翠”的翠鸟,很快就会死亡。

如果说,琥珀含有小生物遗体,只是一种“美丽的意外”,因为那些小生物是无意间进入的,虽然也颇为惨烈,但毕竟不是人为的。那么,“点翠”工艺,无疑是人类刻意而为之的,其目的不外乎起到点缀美化金银首饰的作用——用这种工艺制作的首饰,光泽感好、色彩艳丽,要是使用过程中注意保护,光泽和色彩则可保存久远。应该说,这种审美背后明显含有残忍的成分。

然而,为了满足这类“审美”,我们人类的残忍,

不单单施予小生物,对自己同胞也不例外。譬如,中国古代的“缠足”,不仅严重摧残了女性的足部,而且束缚了她们身心的自由。更为残忍的是,那些身心健康的贫困人家的男童,迫于生存,从小便开始大量服用雌性激素,使自己成为比少女还有“女人味”的“人妖”,供人取乐。他们的寿命,通常都不长,大约只有35-40岁。

不过,随着时代的进步,这一切总算在改变。对于“点翠”,鉴于制作工艺过于残忍和保护鸟类等因素的考量,基本上在清末民初已由“烧蓝”工艺取代。对于女性“缠足”,在清政府被推翻后,孙中山便正式下令禁止;到了“五四”运动时期,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,陈独秀、李大钊等都曾撰文痛斥这种恶习对妇女身心的迫害;新中国成立后,已被彻底废止。

而至于“人妖”表演,已成为一项庞大的产业链。他们衣着华丽、仪表姣好、体态动人、载歌载舞,极大地满足着游客的“审美”需求……

从一块美丽的琥珀,到“点翠”,再到“缠足”,直至“人妖表演”,这条“路径”似乎有些“曲折”,但“串连”的“线索”没变,那就是我们该如何正视“审美”?确实,当面对一块美丽的琥珀,一件点翠的首饰、一双承载过“三寸金莲”的鞋子、一群正在欢歌载舞的“人妖”,我们在为他们呈现的美丽而惊叹之前,能否该怀揣一颗悲悯之心,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痛苦和辛酸?

■ 聆听自我

珍视内心的喜乐

■ 春和

凛冽的冬晚,一个小老头缩着脖子,哆哆嗦嗦走进书店前厅。他在我旁边坐下,笑眯眯地观察我在练书法,不时指出我这里那里的错误。

我抬头,满腹狐疑地望望他,想着,你怎么知道我哪里错了?当值的张老师急忙过来介绍说,这位是书法大家王老师,特邀前来指导我们书法的。王老师微笑着脱下帽子,摇摇头说,他不是什么大家,只是喜欢写字画画而已。

过了几天,张老师约我们这帮弟子与王老师一起登吼山。我们赏了黄灿灿的油菜花,还在山顶的庙里吃了素斋。大家坐下闲聊时,王老师掏出笔、纸和印泥,说要写字送给庙里,不能白吃素斋。

一会儿工夫,王老师三幅作品完成:一幅“花开富贵”,两幅“禅茶一味”。庙里的住持两手拿着作品,兴奋地要与王老师合影。王老师侧也乐意,笑眯眯地站着,与住持拍照留念。

这时,同去的张老师小声对我说,王老师5万元捐出去了。我不解。张老师说,在市面上,王老师的字卖3000元1平方米,这三幅字近20平方尺了。

下山路上,我像个小妹妹似的跟在王老师后面问东问西。张老师饶有兴致地凑过来,说王老师习字画画70多年,是有名的书画家了。我立即提议王老师列出书画的润稿费,像绘画大师齐白石一样:好朋友,明算账!王老师会意一笑,说写幅字画幅画没什么,用点力气而已,给个笑脸就行。我还想打听他书画的详实行情,他却不愿多讲,反过来问我为什么学茶艺?

提起茶艺,我记忆的闸

■ 生活中来

我们为她鼓掌

■ 徐时松

一天中午,单位欢送退休的凌大姐。凌大姐比我先到单位10年,原来在乡镇工作。她一个部室的好几位同事都参加了午餐,有一位刚考进另外一个单位的曾经同事,也特意赶了过来。我们代表单位给凌大姐献了花,还有同事也给她准备了一束鲜花。

吃饭的氛围很热烈,无话不谈,大家不停地向凌大姐敬酒,祝福她退休后的生活丰富多彩。凌大姐多才多艺,年轻时长得很漂亮,在乡镇是一枝花,而且酒量特别好。

回顾工作岁月,她感慨万千。凌大姐说,因工作需要加之酒量好,她曾参与了乡镇一些接待工作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,乡镇客人多,吃饭喝酒是常事,她庆幸自己没有喝醉过。她说,自己的人生中,有一次算是个好机会:组织要提拔她担任副镇长!她感觉乡镇吃喝风太盛,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,便调到了我们这个文化单位,算是逃离了那种环境吧。果不其然,她当年乡镇的同事,其中有两位当上乡镇领导,后来因为违规违纪受到了处分。

凌大姐在我们单位待了20多年,工作不算最出色,但拍照和文字都拿得起来。她没有担任过部室负责人,但一点也不后悔,就想平平安安,尽量把工作做好。在单位这么多年里,她给我的印象是与世无争。有时,我到她办公室里转转,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;她也时常会和年轻同事探讨工作、理财等方面的话题。

我的酒量不好,也不敢劝别人多喝,便帮凌大姐倒酒。回想凌大姐在我们单位的工作,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,但她却经历了单位从创办到发展的全过程。她就像一棵树,默默地长在那里,支撑起单位一片天空。要退休了,她现在最大的想法,就是早点抱上孙子。

凌大姐左右两只手,各捧着一束花,进电梯前和大家挥手告别,我们情不自禁地为她鼓起了掌。我想,几十秒钟后,一楼电梯门打开,凌大姐又将开启新的生活。

■ 往事如歌

■ 王珍

解百,是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的简称。曾是杭州市最早的国营企业,也曾是全市最大的商场,没有之一。西湖和解百这两个地方若有一处没去过,还说到过杭州的话,就纯属吹牛。我妈妈就是在解百上班的。

那时,爸爸在部队,妈妈一人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孩子,每天早出晚归。我家住在金衙庄,从家到西湖边的解百,恰好从路的最东头到最西头,穿越整条解放路。解百一带是我们小时候上学、玩耍、生活的主要基地。那时的解百除了食堂、集体宿舍,还有理发室、医务室、托儿所,重点是还有我最喜欢的图书馆……

这是我人生中最早认识的一个江湖。在那儿,我经历了好多个人生的第一次。我第一次看的小说《红楼梦》就是从那个小图书馆借的。现在写书的人比读书的人还多,到处是书;那时,像我这

样能够轻松借到书的,相当于有矿的人。我偷笑那些成天往玩具柜跑的小伙伴们太没追求了,我立誓要读完那里所有的书。

托马斯·哈代的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、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、查尔斯·狄更斯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、维克多·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,还有欧·亨利和居伊·德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,以及浩然的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、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等等,丰富的书源,滋养了我整个中小学时代。那也是我读书最多的时代。

记得那位图书管理员小虞阿姨,后来还给我介绍过一个男朋友。阿姨告诉那个男生,对我只有一个极深刻的印象,就是不借书给她会放声大哭的小女孩。男生觉得知书达理挺靠谱的,就立马约见。没想到他一开口就问我会不会织毛衣、做饭,而不是我期待的读过什么书,一下子就把天给聊死了……

在那儿,我还做了人生的第一次模特。因为商店里有三位专门做商场空间设计、橱窗布置等的美工,他们见我天天中午在员工午休间看书,就叫我给他们做练习写生的模特。我觉得新奇,就很开心地答应了。

每天个把小时的正襟危坐、目不斜视。因为听他们说了一句“水汪汪的大眼睛”,觉得很受用,我就努力把眼睛瞪得大大的。后来,曾有人对我说“别把眼睛瞪得那么大,怪瘆人的”。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。

一个曾经跟我要好的漂亮女孩为此羡慕妒嫉恨而和我反目成仇。其实,我知道,那些美工叔叔阿姨们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而选中了我,而是因为我文静坐得住。但我在做模特时,学会了因为有人关注,而展示出自己最好的一面。一个人如果能够用一生,把最优秀的自己展现给关注自己的人,至少会成为懂得时时省视、检点自己,一个自律自觉的人。

我的第一次受骗也是在那儿。有一天放学后,我在商场里玩。突然有个很漂亮 的长辫子阿姨过来对我说:“你妈妈给你买了架玩具飞机,正在找你呢。你快去吧。这么重的书包我替你背着。”我对她的话略微狐疑了一下,但她几乎是夺过书包催我快走。我当时还以为她也是商场的售货员,至多也就是张冠李戴弄错了谁的孩子谁的妈,所以就奔玩具柜而去。也就在两分钟后折回原地时,却发现漂亮阿姨早就人间蒸发了。

我立马回过神来,知道自己被骗了,大喊:“抓骗子!”妈妈的同事们闻讯立马四散去找那骗子,商店里抓小偷斗流氓的反扒高手马一民(读音)像出膛的子弹一般,刷地飞向每个楼道出口,最终全都无果而返。

当时真的是死的念头都有了,因为那只父亲给我的正宗军挎包里,是我的全部财产!我家离学校太远,我

是不可以忘记带课本、作业簿子、铅笔盒儿的,所以我天天都背着全部的家当,除了学习用品,还有刚刚借来的两本大部头的小说。

就是因为我的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太不像小学生的书包了,让骗子误以为包里是父母刚买的東西。事实上那些对我来说至关重要、甚至能撼动我学习基础的东西,对骗子而言就是一堆垃圾。所以,妈妈的同事们帮我找遍了商店周边的垃圾桶,还问了许多清洁工,想找回我的书包。其实,大家还是高估了骗子的人品,在他们的眼里,除了钱财,根本就没有良心。

往事悠悠,除了个把骗子,留给我更多的还是温馨的回忆。解百在我的心目中,其实并不是大卖场,而是很有人情味的外婆家或者娘家。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,一直到考上大学,毕竟了解百食堂把我喂养大的,我还在那儿完成了人生的一些必修课。